

【國文領域選文】 媽媽的手

作者/琦君

忙完了一天的家務，感到手膀一陣陣的痠痛，靠在椅子裡，一邊看報，一邊用右手撻著自己的左肩膀。兒子就坐在我身邊，他全神貫注在電視的螢光幕上，何曾注意到我。我說：「替我捶幾下吧！」

「幾下呢？」他問我。

「隨你的便。」我生氣地說。

「好，五十下，你得給我五毛錢。」

於是他雙拳在我肩上像擂鼓似地，嘴裡數著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……」像放聯珠炮，不到十秒鐘，已滿五十下，把手掌一伸：「五毛錢。」

我是給呢，還是不給呢？笑罵他：「你這樣也值五毛錢嗎？」他說：「那就再加五十下，我就要去寫功課了。」我說：「免了、免了，五毛錢我也不能給你，我不要你覺得掙錢是這樣容易的事。尤其是，給長輩做一點點事，不能老是要報酬。」

他噙著嘴走了，我嘆了口氣，想想這一代的孩子，再也不同於上一代了。要他們鞠躬如也（然，形容詞詞尾）也地對長輩杖履追隨（借代老者、長輩），已經是不可能的事。所以，作為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的老年人，第一是身體健康，吃得下，睡得著，做得動，跑得快，事事不要依仗小輩。不然的話，你會感到無限的孤單、寂寞、失望、悲哀。

我卻又想起，自己當年可曾盡一日做兒女的孝心？

從我有記憶開始，母親的一雙手就粗糙多骨的。她整日的忙碌，從廚房忙到稻田，從父親的一日三餐照顧到長工的「接力」（鄉語點心之意）。一雙放大的小腳沒有停過。手上滿是裂痕，西風起了，裂痕張開紅紅的小嘴。那時哪來像現在主婦們用的「薩拉脫、新奇洗潔精」等等的中性去汙劑，洗刷廚房用的是強烈的鹼水（用碱塊浸泡過的水，可用以洗滌油垢），母親在鹼水裡搓抹布，有時疼得皺下眉，卻從不停止工作。洗刷完畢，餵完了豬，這才用木盆子打一盆滾燙的水，把雙手浸在裡面，浸好久好久，臉上掛著滿足的笑，這就是她最大的享受。泡夠了，拿起來，拉起青布圍裙擦乾。抹的可沒有像現在這樣講究的化妝水、保養霜，她抹的是她認為最好的滋潤膏——雞油。然後坐在吱吱咯咯的竹椅裡，就著菜油燈，眯起近視眼，看她的《花名寶卷》（書名。為過去農業社會流行的一種通俗讀物，用五、七言句報導古代名人的故事。）。這是她一天裡最悠閒的時刻。微弱而搖晃的菜油燈，黃黃的紙片上細細麻麻的小字，就她來說實在是非常吃力，我有時問她：「媽，你為甚麼不點洋油燈呢？」她搖搖頭說：「太貴了。」我又說：「那你為甚麼不去爸爸書房裡照著明亮的洋油燈看書呢？」她更搖搖頭說：「你爸爸和朋友們作詩談學問。我只是看小書消遣，怎麼好去打攪他們。」

她永遠把最好的享受讓給爸爸，給他安排最清靜舒適的環境，自己在背地裡忙個沒完，從未聽她發出一聲怨言。有時，她真太累了，坐在板凳上，撻幾下胳膊與雙腿，然後歎口氣對我說：「小春，別盡在我跟前繞來繞去，快去讀書吧。時間過得太快，你看媽一下子就已經老了，老得太快，想讀點書已經來不及了。」

我就真的走開了，回到自己的書房裡，照樣看我的《紅樓夢》、《黛玉筆記》。

老師不逼，絕不背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。我又何曾想到母親勉勵我的一番苦心，更何曾想到留在母親身邊，給她撻撻酸痛的手膀？

四十年歲月如夢一般消逝，浮現在淚光中的，是母親憔悴的容顏與堅忍的眼神。今天，我也到了母親那時的年齡，而處在高度工業化的現代，接觸面是如此的廣，生活是如此的匆忙，在多方面

難以兼顧之下，便不免變得脾氣暴躁，再也不會有母親那樣的容忍，終日和顏悅色對待家人了。

有一次，我在洗碗，兒子說：「媽媽，你手背上的筋一根根的，就像地圖上的河流。」

他真會形容，我停下工作，摸摸手背，可不是一根根隆起，顯得又瘦又老。這雙手曾經是軟軟、細細、白白的，從什麼時候開始，它變得這麼難看了呢？也有朋友好心地勸我「用個女工吧，何必如此勞累呢？你知道嗎？勞累是最容易催人老的啊！」可不是，我的手已經不像五年前、十年前了。抹上什麼露什麼霜也無法使它們豐潤如少女的手了。不免想，為甚麼讓自己老得這麼快？為甚麼不僱個女工，給自己多點休息的時間，保養一下皮膚，讓自己看起來年輕些。

可是，每當我在廚房炒菜，外子下班回來，一進門就誇一聲：「好香啊！」

孩子放下書包，就跑進廚房喊：「媽媽，今晚有什麼好菜，我肚子餓得咕嘟嘟直叫。」我就把一盤熱騰騰的菜捧上飯桌，看父子倆吃得如此津津有味，那一份滿足與快樂，從心底湧上來，一雙手再粗糙點，又算得了甚麼呢？

有一次，我切肉不小心割破了手，父子倆連忙為我敷藥膏包紮，還為我輪流洗盤碗，我應該感到很滿意了。想想母親那時，一切都只有她一個人忙，割破手指，流再多的血，她也不會喊出聲來。累累的刀痕，誰又注意到了？那些刀痕，不僅留在她手上，也戳在她心上，她難言的隱痛是我幼小的心靈所不能了解的。我還時常坐在泥地上撒賴啼哭，她總是把我抱起來，用臉貼我滿是眼淚鼻涕的臉，她的眼淚流得比我更多。母親啊！我當時何曾懂得您為甚麼哭。

我生病，母親用手揉著我火燙的額角，按摩我酸痛的四肢，我夢中都拉著她的手不放——那雙粗糙而溫柔的手啊！

如今，電視中出現各種洗衣機的廣告，如果母親還在世的話，她看見了「海龍」、「媽媽樂」等洗衣機，一按鈕子，左旋轉，右旋轉，脫水，很快就可穿在身上，她一定會眯起近視眼笑著說：「花樣真多，今天的媽媽可真樂呢！」可是母親是一位永不肯偷懶的勤勞女性，我即使買一臺洗衣機給她，她一定連連搖手說：「別買別買，按電鈕究竟不及按人鈕方便，機器哪抵得雙手萬能呢！」

可不是嗎？萬能的電腦，能像媽媽的手，炒出一盤色、香、味俱佳的菜嗎？

【健體領域選文】65 年次林義傑的故事——離家出走，跑出夢想

撰文/樂嘉婷

在這艷陽高照的四月期間，我在參加了一場路跑活動中，看到了極限超馬好手——林義傑，很難想像，這位 4 大極地馬拉松冠軍，竟然是今天我要採訪的對象關於他的成就，你可能聽過，但比起這些，更吸引我的是他曾經歷過的一切，在涼爽的微風吹拂之下，我聽他娓娓道出那不簡單的從前……

以下為林義傑親自口述

從小就有無限能量 只要能「跑」我就好快樂！

說起小時候，從幼稚園大班開始，也不知道原因，就很喜歡往動物園跑，一放假就拉著爸媽，只要到有草有山的地方讓我盡情奔跑，就覺得很快樂！那時年僅 5、6 歲的我，隱約覺得自己體內有用不完的能量。但因為體型上沒有優勢，即使升上國小便興致勃勃地加入田徑隊，卻始終與正式比賽無緣，我的童年大部分都在失望中渡過。一直到國小五年級，那時台北市舉辦越野錦標賽，但一直到賽前，教練都還找不到原本要上場的選手，突然就把我叫過去：

「你！」

可能是因為當時的我整天在操場上晃來晃去，雖然教練叫不出我的名字，但卻認得我的臉，於是，我成了代跑的第一人選。

我腦中只想著如何抓緊這千載難逢的表現機會，興奮的我卯足全力，比賽結束，我跑了國小組個人第 23 名，獲得了教練的稱讚。

國小畢業後，因為家裡的關係，沒能如願進入體育班就讀，但我一樣在開學第一天就跑到田徑隊報到，可是因為身材矮小的關係，常常缺乏自信心、擔心教練瞧不起自己，於是便悄悄在心裡下決定：每次練習都要跑第一！

或許是我倔強、說到要做到的個性，阿爸就也沒有再反對我參加田徑隊練習。

記得在當時就讀國中時，田徑隊的學生都有一句話：「北西湖、南長榮」，許多田徑隊的學長畢業後便直升西湖工商(現恕德家商)，進入這個田徑選手大搖籃接受栽培。所以，每次中學運動會，我們整隊的學生都會瞄向西湖商工那排的選手，幻想著自己有一天也可以在那裡面。

15 歲我就離家出走 只為讀田徑名校

國中剛畢業那年，我 15 歲，現在回想起來，仍舊覺得很感慨：我留了一封信放在爸媽的床頭櫃上，寫說我要用自己的雙腳勇闖天下，試圖說服爸爸，讓我讀西湖工商，未來也一樣可以上大學，一圓我們林家也能出一個大學生的夢。

請爸爸不要阻止我，我會以考上大學來做擔保，希望他願意放手讓我「跑」！偏偏，那個場景就好像天公刻意安排般，爸爸剛好返家，一看完信就衝出家門，眼眶泛淚地勸我：「你去哪裡？讀體育的將來只會撿角（沒前途），我的同學考上體專，最後還是回家種田，我跟你阿母都希望你能念到大學啊，你好好聽阿爸話！」

林義傑聽完，他會聽爸爸的話嗎？看著爸爸的表情，我的眼眶也瞬間充滿淚水，「阿爸……我要去追尋我的夢想！」

語畢，我便掉頭離去，提著大包小包搭上了公車。

從那刻起，我知道我們父子的關係已有裂縫，或許可以修補，但痕跡難以抹滅。一直到多年後的今天，我的腦海仍牢牢記著這遺憾的一幕。

回想起來其實很荒唐，當時的我違背家人對我就讀普通高中、上大學的期待，但我仍然毅然決然地選擇跟隨體育名師潘瑞根老師，他所執教的西湖工商，被當時的體育生視為培育田徑選手的最佳搖籃。但其實那時候的我，根本還沒獲得西湖工商入學認可，我就這樣直接背著大大的行李袋，連續三天跑到西湖商工，表達想進田徑隊的決心。

雖然因為身材太過瘦小，曾被一而再、再而三的質疑與拒絕，但固執的我在見到潘教練時，便直接大聲說：「教練，我行李都帶出來、離家出走了，你一定要收我！否則我回不了家了！」就這樣，我進入了西湖工商，從此展開了與家人聚少離多、全力奔馳的日子。

我是這樣告訴自己的：一定要出人頭地、戴上方帽（學士帽），大學畢業，讓瞧不起我們林家的人刮目相看！

在西湖成長茁壯 高二便跑出全國前三名！

回憶高一時，沒有接受過如此吃重訓練的我，成績都不太好看，常常跑最後一名，為了讓自己跑出好成績，每次放假同學們都回家之際，我則選擇獨自留在學校，每天清晨四點半晨跑三十公里的自主訓練。現在回想起來覺得那時很瘋狂，學校盛傳這麼多的鬼故事，我竟然敢獨自留在學校，還被老師罵。不過也因為努力練習，成績越來越好，在高二時便跑出全國前三名。

考大學的路跌跌撞撞 幸虧有老師們的幫助

沒有恩師便沒有林義傑！

但在考大學階段，我的應試之路並不順遂，高三時重考了一年，潘瑞根教練硬著頭皮四處向朋友借錢供我補習，也安排好學校宿舍，讓自己在重考的這一年可以繼續免費住宿。當我整理好行李再度離家時，在家門口遇見了父親，想開口說些甚麼，但只見爸爸看了一眼行李，再瞥了眼自己，便沉默無語。

那時的日子每天除了補習就是訓練，在某個夜裡膝蓋一陣劇痛，原來是因為練習過度而導致韌帶受傷，我被當時的駐校教練許春展老師送醫急救。有好幾次，凌晨兩點許老師巡邏完宿舍時，總是會來摸摸我的頭，而那時剛好是我固定寫日記的時間，從此以後，我的日記本每隔一至兩個禮拜，都會飄落 1000-2000 元，協助我度過這段艱辛的時光。

「沒有這些老師，就沒有今天的我。」

一張無意間的傳單 竟改變了我的一生

在重考一年後，我終於順利考上台北體院，但是這些日子還沒有結束，除了白天要認真上課以外，晚上還要開著爸爸的計程車，每天晚上在路邊攬客，掙自己的學費、生活費。

在大三時，我曾經代表台灣出賽法國世界盃 24 小時馬拉松，走在巴黎街頭拿到了一張歷史悠久、在摩洛哥境內舉行的「撒哈拉七天六夜超級馬拉松」傳單，將傳單緊緊捏在手掌中，我不知道自己該不該參加，猶豫不決讓我在回台灣開著計程車的某個大雨深夜，因為失神分心，差點撞上仁愛路的分隔島，直到那時我才驚覺，自己該好好找到一個屬於自己的出路，不應該只是為了三餐這樣奔波，勇敢選擇自己所想要的，而不是虛度光陰。

就這樣，一瞬間想要成為台灣第一位挑戰撒哈拉超級馬拉松的「念頭」，可以說是改變了我的一生。

憑藉著 2000 年台北國際 24 小時超級馬拉松賽冠軍的經歷，以及 2000 年台北國際一百公里馬拉松賽冠軍的頭銜，我被獲准在 2002 年參與摩洛哥超級馬拉松比賽，一腳踏入了跟我「糾纏不清」的撒哈拉沙漠。

跑出自己的一片天 重點是「勇氣」

人的一生只能走一回 要好好把握 不留遺憾！

在 2002 年 4 月，我帶著國旗第一次參加撒哈拉超級馬拉松，馬上就遭遇當地 25 年來最大的沙漠風暴，曾經一度 40 餘人失聯、腳趾甲掉了好幾片、還遇見了海市蜃樓的幻影，最後因為缺水，還得靠著自己咬破嘴唇喝滲出的血止渴，才能順利回到終點，拿到世界第十二名，是亞洲選手史上最高名次。

在那場挑戰極限的可怕經驗中，我看見自己的優勢，以及珍惜生命存在的重大意義，因此對自己建立起挑戰全球各項極地超級馬拉松的目標，也跑出了許多不錯的成績。

雖然現在自己已經漸漸地淡出賽事，但仍舊致力推廣、舉辦馬拉松相關活動，希望可以讓更多人參與這件盛事，其實成功的定義，重點在於過程，就像我的人生，或許很多人都只看到我的榮耀，但其實這背後犧牲了多少與家人相處的時間、身體承受過多少次的運動傷害，都是只有自己才最能明白的。

但我不後悔當初做了這項決定，因為我知道如果是自己喜歡的，就應該盡力去爭取！

我用自己的故事 分享給正在迷惘的年輕人，「如果有甚麼事是你想做的，那就勇敢的去做吧！畢竟人生只活一次，一定得好好把握，不要留下遺憾！」

在你的心中有個夢想，卻還沒有去追尋嗎？突破困境、創造屬於自己的人生，希望大家能燃起熊熊鬥志，相信，下決心你也可以有自己的一片天！

【綜合領域選文】

故意對你很壞，是因為在乎你：從《我的少女時代》看見關係中的矛盾

作者/陳志恆（諮商心理師） 2015/8/21

當紅國片《我的少女時代》（Our Times）到了尾聲時，徐太宇透過錄音帶對林真心做了真情告白，他說：「因為很在乎妳，所以才對妳很壞。」

徐太宇真的對林真心很壞呢！不過，看到這裡，曾經或現在正是少男少女的人們，一定很有共鳴吧！

☆☆

曾幾何時，你暗戀著某人，明明想對他好，卻總是做出相反的事情。

男孩對欣賞的女孩，不是裝酷擺臭臉，不然就是極盡捉弄之能事，看著她生氣再哈哈大笑，其實心疼得不得了。

女孩對愛慕的男孩，不是對他頤指氣使，恰北北、兇巴巴，不然就是故意裝生氣，說他最討厭了，絕對不可能理會這種男生！

九把刀說男生在感情中總是很幼稚；我想，女生好像也不遑多讓。明明想靠近，卻又不知道如何表達，只好用著有點白癡的方式來引起對方注意，好幾次弄巧成拙卻又懊惱不已。

☆☆

青春無敵，面對愛情卻又腦殘無比。到底該如何與暗戀的對象有更多話題呢？典型的爛招便是，神秘兮兮地告訴對方：「我想追某某某，你可不可以幫我？」這種味著良心的老梗，總在學生時代一再上演。

老梗歸老梗，卻歷久彌新。因為，你會有更多時間和暗戀的對象相處，透過研擬戰略增加彼此互動的機會，透過無病呻吟獲得對方的安慰，那是生活中的小確幸，一天之中的大滿足。同時，你也有機會從對方的反應揣測他對你的感覺，是否在意你。不過，通常患得患失居多吧！

多了幾分曖昧，少了一些隔閡。明眼人都看得出來你們彼此喜歡，只有你們雙方矢口否認說只是好朋友。

☆☆

人與人之間的互動，真的很微妙。明明很在乎，卻又不直接表達，常要拐彎抹角就算了，還要做出可能讓對方討厭的事情。

除了曖昧中的少男少女如此，情人、夫妻與家人都是如此。各種關係，只要是在乎彼此的，常會用充滿矛盾的方式對待對方。

「我是因為在乎你，才會這樣罵你！」很熟悉的一句話，不是嗎？

親子之間、情人或夫妻之間，常透過批評、指責、控訴、挑剔、碎念等方式來表達對對方的關心，背後是善意的，卻往往不被對方接受，甚至被對方討厭。

因為太在乎對方，所以希望對方變成我們心中想要的樣子，希望對方照著我們的期待而活，沒有如此，內心的挫敗感便化做攻擊，令對方感到受傷。

因為太在乎對方，所以也希望對方同等地在乎自己。當對方沒有照著自己想要的方式做時，不被在乎的失望與落寞心情便轉換為不堪入耳的話語，更將對方推離了自己。

☆☆

曾聽過一個很特别的例子。

有位父親酗酒成性，回家便對妻小大呼小叫，只差沒暴力相向。妻子早習以為常，不予理會。三個讀中學的女兒避之唯恐不及，父親踏進家門時便逃難似地躲回房間，免得遭受池魚之殃。

三個女兒中，父親特別愛找二女兒講大道理，不是盯她功課退步，就是要她別交壞朋友，不然就是無故限制她不准出門。二女兒忿忿不平，明明自己的功課最好，也最不常出門玩耍，最聽話懂事，父親卻最愛找她麻煩。

父親哪裡是想找她麻煩？這位酗酒成癮的父親，早已失去在家中的地位了，心裡對女兒有著虧欠，總是想要和女兒們接近，以顯示自己還是個父親。而三個女兒中，就只有二女兒口氣最衝，最會頂嘴。但在父親眼裡，也只有二女兒最願意理會他，所以一直對二女兒雞蛋裡挑骨頭，從不斷地爭吵衝突中感受到身為一家之主的尊嚴。

許多家庭暴力中的施虐者都說，每次家暴前，一開始都只是想跟對方有所接觸，或者是求歡，或者是講講話，但一看到對方的表情或反應，一股怒氣便油然而生，失控的拳頭就這樣落在對方身上了。

☆☆

所謂的在乎，做出來的行為卻是在彰顯權力與控制對方。若是真的在乎對方，應該容許對方選擇對他而言最好的方式過生活，而非自以為是地把對方弄成自己想要的樣子。

更重要的是，既然在乎，為什麼不直接表達呢？讓在乎的人知道你的心裡對他充滿關心，希望能與他更接近些，希望他也能多在乎你一點，這不是很好嗎？

事實是，很難！總歸一句，拉不下面子吧！這與個人自我價值感有關。我們的內心住著脆弱的靈魂，多麼害怕在關係中受到傷害呀！

當我們是少男少女時，我們害怕被戀人拒絕，不敢直接告白，於是用迂迴矛盾的方式惹對方生氣，也獲得對方注意。當我們與家人或情人在一起時，我們害怕對方不願意按照我們想要的方式活，於是訴諸粗魯強硬的方式，以顯示我們是如何地為對方著想。

事實上，我們只是自私地在保護著自己那怕受傷的靈魂。

☆☆

年少時期，在感情中因為這些矛盾幼稚的舉動，才足以讓我們回味無窮。

長大之後，我們終究得學習如何對在乎的人直接表達情感，如此，你才有機會把握，而不是錯過。

我們終究得努力學習如何不擔心被拒絕、被傷害，放手而不控制，握著手卻不握痛手，讓在乎的人用自己喜歡的方式活出自己的生命，如此，關係的品質才會親密又自在。

【社會領域選文】 《噬罪人》節錄——在屋簷上跳舞

作者/呂秋遠

你知道為甚麼比爾蓋茲想要把百分之九十八的財產捐出來嗎？郭台銘為甚麼又要把九成的財產捐做公益呢？

那天晚上的對話，相當不愉快，在每天都有十通以上電話諮詢的樣本中，其實很少見。我難得的動了脾氣，但是他仍然搞不懂我為什麼生氣（或者感受不到我的怒氣）。

「律師您好，我是陳小姐的朋友，我有繼承方面的問題想請教您。」，來話的人說得客氣，所以即使已經是晚上九點，就算我不知道陳小姐是誰，但我還是願意瞭解他的疑問。

「我的問題是，我要怎麼把我父親給弟弟的房子要回來？」他說。

「我的疑問是，你父親贈與給你弟弟房子，關你甚麼事？」，我覺得他的問題完全錯誤。

他似乎聽不出他問題已經出現錯誤，仍然繼續追問，「我父親怎麼可以把房子贈與給弟弟？這一點都不公平！」

「你沒有回答我的問題。這房子是你的嗎？不然你憑甚麼認為不公平。」，我一字一句的問，乾脆把話講清楚。

他似乎沒料到我會這麼問，他楞了一下以後回答：「當然不是我的，這是我父親的。」

「這就對了。不是你的，你父親要分給誰，哪裡不公平？你父親的財產，你曾經有貢獻嗎？他買了房子，你有出錢嗎？如果都沒有，他想給誰就給誰，甚麼時候輪到你說話了？」，我一連串的把想說的話講出口。

「律師，我父親過世以後，這財產如果沒有贈與給我弟弟，那麼就是遺產。這棟房子是我父親僅剩唯一值錢的東西，他送給弟弟，我甚麼都沒有，還有甚麼公平可言？」，他這麼問我。

「哼哼，」，我竟然冷笑，「你父親值錢的東西可多了，不是你想得到的。你父親沒死，這就是他的，他想給誰就給誰。」

「那麼我可以請我父親把房子拿回來嗎？」，他問。

「你父親想嗎？」，我覺得他父親應該不知道他打這通電話。

「他絕對沒問題！」，他說。「我想請教律師，要怎麼樣才可以把已經送給別人的東西要回來？」

「送給別人東西，這在民法上稱之為贈與。談到贈與，在把東西移轉給別人之前，都可以撤銷不給。例如說，答應別人要送房子，在房子沒過戶登記前，可以不給。禮物在送給別人之前，可以不送。但是，不動產一旦登記、動產一旦轉到別人手上，那麼原則上就不能反悔。」，總算談到重點了，我想。

「有原則就有例外是吧？」，他問。

「是有例外。第一種叫做附負擔的贈與，例如小明的爸爸跟小明說，如果考上律師，就送他一本六法全書。如果先給了六法全書，但是小明一直沒考上，那是可以主張取回來的。第二種叫做贈與後犯罪，也就是說，當送完禮物後，接受贈與的人，竟然對於贈與他東西的人，或者是這個人一等親等的親屬，犯下傷害、恐嚇等等刑法上規定的罪，這時候也可以撤銷贈與。最後一種是不盡扶養義務的撤銷，例如爸爸給房子以後，孩子就裝死不扶養爸爸，這時候也可以主張撤銷。」，我盡力用最淺顯的方式跟他解釋。「請問，你弟弟是哪一種情況？」

「我爸爸送給我弟弟房子的時候，沒有要求他任何義務；他也當然沒有犯下對我父親任何罪行；而且我爸爸這幾年都是我弟弟在照顧，現在也是。所以我想，應該沒有符合上面的條件。」，他說。

「那麼，你父親在法律上，就沒有任何權利要求把送人家的東西拿回來。」，我說，「送了就送了，隨便可以反悔，你覺得這樣是正確的嗎？」

「但是這不公平！本來這些以後就是我們子女應該一起分的。」，他像是鬼打牆一樣，反覆的說著所謂的「公平」。

我決定試探他。

「有，他們的交易在地政事務所，應該登記為買賣對不對？」，我問。

「對，但是他們真正是贈與。」，他說。

「好，我建議你，讓你父親去警察局自首，說他跟你弟弟的交易是假的，實際上是贈與。這時候父親跟你弟弟都會有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的偽造文書罪，你覺得如何？」

「可以，我可以說服我爸這麼做。」，他似乎活了過來。

但是我卻沉了下去，「你，太過分。」

安靜了好一會，我才又開口，「我不會幫你的，而且這一招一點用處也沒有，你弟弟還是可以擁有這個房子。」

「沒關係，但我只求您能否見我父親？」，他果真不死心。

我決定給他最後一擊，「可以。我親自跟你父親溝通。」

他的效率果真很快，第二天早上就連絡上我的秘書，而且約定了晚上的時間。當天行程非常

滿，我開了兩個庭、四個會，輪到他的時候，已經是晚上八點，但是看來他還是很希望我可以跟他父親談。

其實到最後一個會，我通常是很累的。因為我知道，後面大概還有十通上下的電話得回。不過，推開門進去，看到瘦骨嶙峋的老父親以後，一整個精神就上來了。

「北北，您今天看起來精神很好。」，我面帶笑容的跟他打招呼。「您今年貴庚？」

「我九十五了。」，一邊比著九十五的手勢。

看起來他精神抖擻，而且鄉音聽起來像是四川人。

「您一定可以長命百歲的！」，我繼續保持愉快的氣氛。但是下一句話，可真的要進入真相了。

「請問北北，您為甚麼要把房子給弟弟呢？」，我問。

「這是眷村改建的房子。」，看起來他的腦筋很清楚，「我有五個孩子，但是長年跟老二住，他對我很孝順。有天國防部要我們去後備司令部辦理抽籤、繳費，他都幫我去做。我分到三十坪的房子，他也出錢幫我裝潢，所以後來五年後我就給他了。」

「您買房子的費用，是您的錢嗎？」，我問。

「當然是啊，我拿了六十萬，加上又多買了四坪，大概四十八萬，總共給了國家一百多萬，都是我自己出的。」，他說。

我轉過頭去問兒子，「眷村改建後的新建物，依法必須五年後才能轉售或轉讓，你難道這五年間，你都沒有去看過父親？」，我嚴厲的問。

「當然有，但是我不知道他已經想把房子給二弟！」，他不服氣的說。

我又把笑臉換上，轉向老父親。「所以，您想把房子拿回來嗎？」

「我不要拿回來。」，這父親回答了我最關鍵的問題。

我精神為之一振，轉向兒子。「你看，他沒有要拿回來，我沒辦法幫你了。」

父親接下來的話，卻讓我覺得很難過。

「律師啊，孩子從小媽媽就走了，我一個人把五個孩子養大。」，他的手不斷抖著。「我五個孩子都疼，也希望他們可以過好日子。老二真的很孝順，所以我才會把房子給他。我知道我對不起老大，跟幾個弟妹比較起來，他沒拿過我一分錢。我很想給他一點東西，我也知道他委屈，但是我現在沒有錢囉，甚麼都沒有。」

我看了他兒子一眼，「這就是你爸爸最值錢的東西。」，我用台語跟他說。

「律師啊，我怕我也來日不多。但是大兒子的委屈我都知道，我會去跟老二講，叫他把房子拿去貸款，或者賣掉，把錢分給大哥跟其他兒女。這樣應該就會公平囉。」，他慢慢的講著。

「我會想辦法的，這房子是禍不是福。」，他嘆了口氣。

我激動了起來，「您別管這檔子事了。」

我轉過頭，用台語跟兒子說，「我坦白說好了，你沒辦法把房子拿走。你根本不懂，你父親真正留給你們的禮物是甚麼。」

他沒說話，臉色有點黯然。

「北北，您不要為這件事情煩惱了。老二如果不肯，您還有退伍俸，就過您的日子，每天遊山玩水，多看看這世界。別管這些俗事，您留給孩子的東西夠多了。」，我說。

我站起身來，跟兒子說，「你走吧。」

他牽著爸爸的手，也站起來。

關門之前，他轉身對我說，「如果我二弟不肯這麼做，我還是要告他，即使拿不回來，也要讓他背上偽造文書的前科。」

我看了他一眼，「你知道比爾蓋茲為什麼要把財產全部捐出去嗎？」

我真心的希望他知道。